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十四回 犒將士趙普辭官 宴群臣宋琪賦詩

卻說哨馬報入楊業軍中，業與眾將議曰：「既遼兵復出，且級與戰。待我報捷朝廷，糧餉充足，須平定燕幽，然後班師。」廷翰等然其議。業即遣團練使蔡岳歸奏太宗。太宗聞知連勝遼兵，且大軍直進燕幽，心中大悅，因問遼之消息如何。岳曰：「遼將不勝其辱，今復益兵來戰。楊主將屯紮瓦橋關。近因糧食不充，未敢進兵，特遣臣赴闕奏知。」太宗與群臣商議，欲親征大遼。樞密使張齊賢上疏奏曰：「聖人舉事，動出萬全。百戰百勝，不如不戰而勝。若重之謹之，戎狄不足吞，燕薊不足取。自古疆場之難，非盡由戎狄，亦多因邊吏擾而致之。若緣邊諸塞，撫御得人，但使峻壘深溝，蓄力養銳，自逸以處，寧我致人！所謂擇卒不如擇將，任力不及任人。如是則邊鄙寧，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。臣又聞：「家六合者，以天下為心。」豈止爭尺寸之土，乘戎狄之勢而已！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，安內以攘外。是知五帝三王，未有不先根本者也。堯舜之道無他，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。推恩者何？在安而利之。民既安利，則戎狄斂衽而至矣。」

疏上，太宗以示趙普、田錫、王禹*數臣。趙普奏曰：「齊賢所陳，當今之急務也。乞陛下召還楊業之兵，敕帥將嚴設邊備，則幽燕不能為中原患矣。」太宗允議，即日下詔遣使，召還伐遼之師。不題。

卻說楊業在關中得聖旨來到，與諸將儀曰：「朝廷既有班師之命，可將將士分作前後而行，以防北兵追襲。」延德進曰：「所難得者機也。大人連勝遼敵，再假□數日之程，直搗幽薊，取其地輿以歸，上報朝廷知遇厚恩，豈不美哉？」業曰：「吾亦有志如此，奈何君命既下，若不還軍，反有違抗之罪，縱建微功，亦不足償也。」延德乃不復敢言。次日，令劉廷翰等固守遂城，自率所部離了瓦橋關，逕望汴京而回。靜軒詠史詩曰：

功在垂成詔即行，堪嗟機會竟難憑。

陳家谷口忠勤念，千古令人恨不平。

楊業既至京都，朝見太宗。太宗深加撫慰，賜賚甚厚。因令設宴犒賞征遼將士，君臣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趙普辭罷丞相之職。帝曰：「朕與卿自布衣知遇，且朝廷賴卿扶持，何以辭職為哉？」普曰：「臣已老邁，不能理繁，乞陛下憐巨枯朽之體，允解政事，則生死而肉骨矣。」太宗見懇切之甚，遂允其請，罷普為武勝軍節度使。普拜受命，即日辭行。

帝於長春殿賜宴餞行。酒至半酣，帝於席上謂普曰：「此行只遂卿之志，遇有急事商議，卿聞命之日，當即隨使而來，勿負朕望。」普離席領命。帝深有眷戀之意，親作詩以送之曰：

忠勤工室展宏漠，政事朝堂賴秉扶。

解職暫酬卿所志，休教一念遠皇都。

普奉詩而起泣曰：「陛下賜臣詩，當勒之於石，與臣朽骨同葬泉下。」太宗聞其言，亦為之動容，君臣各散。趙普至中書省辭僚屬宋琪等，因道主上之恩，不勝感慕。琪曰：「主上以公極知之愛，而有眷戀之情。此去不久，當復召也。」普取出御詩涕泣曰：「此生余年，無以上報，惟願來世，得效大馬之力。」琪慰撫甚至，送之而出。普逕赴武勝不題。

翌日，太宗設朝，群臣朝見。帝謂宰相曰：「普有功國家，朕昔與游。今齒發衰謝，不欲勞以庶務，擇善地而處之，因賜詩以道其意。普感激位下，朕亦為之墮淚。」宋琪對曰：「昨日普至中書省，與臣道及陛下之恩，且言來生願效犬馬之力；今復聞陛下宣諭：君臣始終，可謂兩全。」帝然之。以宋琪、李昉知平章事；李穆、呂蒙正、李至參知政事；張齊賢、王沔同僉署樞密院事；寇準為樞密直學士。溟等拜受命而退。

是歲改元為雍熙元年。冬□月，太宗想起華山隱士陳搏。搏，亳州真源人，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，遂不復官祿，以山水為樂。因服氣辟谷，日飲水數杯而已。歷二□餘年，乃隱華山靈台觀。每寢處，多百餘日不起，故俗人有「大睡三千，小睡八百」之語。先是搏乘驢過天津橋，聞太祖克汴，乃大笑墮驢曰：「天下自此太平矣。」至是太宗遣使，召之赴京。

陳搏得詔，隨使朝見。太宗待之甚厚，謂宰相曰：「搏獨善其身，不乾勢利，所謂方外之上也。」乃遣中使送鈴至中書省。宋琪等延接慰勸，坐中從容問曰：「先生學得玄默修養之道，亦可以教人乎？」搏笑曰：「小道山野之人，於時無用，亦不知神仙煉丹之事，吐納養生之理，非有方術可傳。假令白日昇天，亦何益於世？今主上龍顏秀異，有天人表；博達古今，深究治亂，真有道仁聖之主也。正是君臣協心同德，興化致治之秋。勤行修煉，無出於此。」琪深服其言。次日奏對，以陳搏所言上陳，太宗詔賜號「希夷先生」，親書「華山石室」四字贈之，放還華山。搏再拜受命，即日辭帝而出，自回華山不題。

卻說太宗以邊境寧靜，與臣民同享太平之盛，因下詔賜京師百姓飲酒三日。其詔曰：

王者賜醕推恩，與眾共樂，所以表昇平之盛事，契億兆之歡心。累朝以來，此事久廢，蓋逢多故，莫舉舊章。今四海會同，萬民康泰；嚴煙始畢，慶澤均行。宜令士庶，共慶休明，可賜醕三日。

詔旨既下，京都士民，無不歡躍。至期，太宗親自與群臣登丹鳳樓，觀士民樂飲。自樓前至朱雀門，設音樂，作山車、旱船往來；御苑至開封諸縣及諸軍，樂人排列於通路。音樂齊奏，觀者滿城，富貴無比。後人有詩斷曰：

烽火煙消鎮節安，君臣作樂夜深闌。

幽遼未下中原患，忘卻當年保治難。

時雍熙二年春二月也。

次日，太宗宴群臣於後苑，召宰相近臣賜酒賞花，謂之曰：「春氣暄和，品物暢茂，四方無事。朕以天下之樂為樂，宜令侍宴諸臣賦詩賞花。」王音既下，一人進曰：「小臣不才，願承命賦詩。」乃平章事宋琪也。即展花箋，援筆立書七言八句以進。其詩曰：

聖主飛龍俗美淳，乾坤總是一般春。

四方風澤被休教，萬國歸來慕至仁。

浩浩舜恩邦盡戴，巍巍湯惠土皆親。

微臣有愧無能補，鼓舞昇平沐化新。

太宗覽詩大悅，命取王觴賜酒。李防繼進一首曰：

侍班上聖擬旒疏，融煦昭然德意孚。

飽暖四方咸底定，供輸百姓自無虞。

仰風琢貢來蠻佰，披澤謳歌沸道途。

際遇太平何以報？鳳麟為瑞有珍符。

參知政事呂蒙正亦進一律曰：

恩敷喜動萬方民，御極龍飛際聖人。

聖治及將休運啟，嘉祥日送好音頻。

均霑有域皆懷德，一視元邦不遂臣。

盛世願廣儒館頌，德音榮對玉墀春。

帝覽罷三詩，乃曰：「宋平章之詩，詞語優游，太平氣象也；李防詩，清麗可愛；呂蒙正詩，品格清高，忠勤度量。皆可為

法，然視宋平章氣魄絕倫，自與二人不同。」因令中官，將三人之詩，勒於賞花亭下，以記君臣共樂之勝。中官承命而出。太宗又曰：「國家雖值暫安，而武事不可怠荒。遼薊未平，朕日夕為憂。當今在席武臣及諸王，各務走馬射箭，以較武藝。」宋琪曰：「陛下所慮甚遠，誠社稷之福也。」

帝即命軍校於後苑隙地，立起箭垛，離百步為界。武官分為兩隊：諸王穿紅，將帥穿綠。詔旨既下，各帶雕弓長箭，跨鞍立馬聽候。帝傳今日：「能有射中紅心者，賞與駿馬、錦袍；射不中者，降出藩鎮調用。」道聲未罷，紅袍隊裡一人，驟馬持弓而出，眾視之，乃秦王廷美也。勒動其騎，挽弓架箭，指定紅心發矢，正中其處。看者暗暗稱奇。廷美射中紅心，竟跳下馬，於太宗御前請命。太宗喜曰：「吾姪技擅穿楊，真可御武。」遂賜袍、馬。廷美謝恩而退。忽穿綠班中一將，湧身而出曰：「小將願試一箭。」視之，乃是大將曹彬。縱馬開弓，拈弦架箭，一矢正透紅心。觀者無不歎羨，曹彬亦下馬，拜伏於御前。太宗深加撫勞，賜馬、袍而退。是日君臣盡歡而散。

秦王等既出後苑，暮過楚王元佐門首。元佐，帝長子，少聰慧，貌類帝，帝鐘愛之。後發狂疾，時以新瘥不預。聞樂聲透於堂中，問左右曰：「是誰夜過府門，而樂音透徹？」左右曰：「今日聖上宴諸王、武臣於後苑，皆較射為樂。適秦王射勝，賞齎馬、袍而出，經過門首，送從之樂音也。」元佐怒曰：「他人皆侍上宴賞，我獨不在，是棄我也。」因發憤飲酒，至夜深，放火焚其宮室。城中大驚。官軍一時赴救不滅，可惜雕樑畫棟，繡閣瓊樓，盡成灰燼。次日，太宗知其由，下詔廢元佐為庶人，遷於均州安置。旨令已下，元佐懷慚無及，帶從人逕赴均州。不題。